

第十七回 黃貴保金殿對策 神宗皇御案考才

卻說神宗皇帝自見貴保之後，心中喜他少年博學高才，想格外封賞於他。然心已定，是日坐朝，群臣朝罷，皇帝宣諭，綸音道：「朕昨日做微行觀看景色，到羊肉街李家酒樓見一幼年書生，十分博學高才，朕意欲宣他上殿。待卿等面試，如果真才實學，將以不次封他。卿等以為何如？」眾臣未及裁作，旁有首相張居正出班奏道：「既有高才，即當選用。業經萬歲聖鑒，何用臣等面試，但不知此生姓名籍貫何處，可有戚屬否？」神宗道：「此人姓黃，名貴保，本籍湖廣遷居襄陽，現寓李家酒樓。就命兵部尚書何維柏明日帶他上殿，待朕再試將他選用。」維柏領旨謝恩，退朝回府。用過早膳，即帶了家人擺道直到羊肉街李家酒樓，命家人通報。貴保聞兵部尚書到來，不知何事，忙出迎接。維柏下轎，貴保上前打恭。維柏拱手問道：「此位就是黃貴保先生麼？」貴保道：「不敢，小子就是黃貴保。」維柏見他容貌英俊，大喜握手，登樓與貴保重新見禮。建良、朱能上前恭拜，一齊坐下進茶。茶罷，維柏對貴保道：「恭喜先生福運到了。前日曾與誰人飲酒聯對？」貴保道：「同一朱先生飲酒。」維柏說道：「你道他是何人？」貴保道：「實未曾問及。」維柏道：「算足下頭等福命，前日與飲者，非比別人，乃當今萬歲。萬歲愛你才學，今早臨朝，命我召你，明日上殿，不次封賞。豈不可喜？」貴保聞言，喜道：「皆賴大人鴻福。」維柏即直身辭道：「足下好早些收拾，頃刻進敝衙，明日五更一同上朝陛見。」貴保遵命，相送下樓。俟維柏上轎，打恭相送，退入店中。建良、朱能旋與貴保賀喜。

貴保回房收拾書籍琴劍，

謂朱能道：「兄暫寓此，待我面聖後再來相聚。」朱能道：「賢弟此番面聖，定必身榮。愚兄與你看守行囊，待弟實授何官，然後親送到貴衙就是。倘得激身，祈為雪冤。」貴保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倘得繳幸，定必效力。」俄頃，何府家人隨帶一轎到店，相請貴保。貴保辭了建良、朱能上轎，直到兵部衙門。恭謁維柏。維柏下座見禮。茶罷，歷問行藏，貴保從頭細述。維柏十分嗟歎。相談未久，晚筵早備。兩人入席，暢飲高談。貴保對答風生，言辭博雅。維柏十分愛敬，說道：「足下有此高才，明日大廷面聖，務須大展鴻才，包管至尊，不次擢用。」貴保謙遜不當。席散，命家人引貴保入書房安歇。

到了五更，維柏命貴保換過新潔衣服相隨上朝，命貴保暫在朝門候旨聽復。淨鞭三響，朝臣鵠立，天子登極，群臣俯伏朝恭。恭畢各歸班肅立。神宗皇帝宣動綸音道：「眾卿有何本章當殿啟奏？」兵部何維柏出班奏道：「奉旨召黃貴保現在午門，請旨定奪。」神宗大喜，即命侍臣宣他上殿。貴保聞召，膝行至金階，舞蹈山呼，俯伏在地。神宗傳諭道：「朕曩晚微行遇卿，見卿高才欲破格擢用。今召卿到廷面試，爾其務展經綸。」即御筆親擬題目，限他對策三章。貴保領旨，跪在金階，手不停書，頃刻寫就三篇，交與內侍進呈神宗皇帝御覽。

第一題擬漢王拜大將軍後論將相大臣

定天下之大亂者，必待天下之將才。有天下之將才，必當付之以天下之大任。令項羽背約毒民，諸侯王效尤，天下煽動，寡人欲安之而未能。雖良平，無所施其智。今丞相何言治粟，都尉信國士無雙，足當大任。故擇日齋戒設壇，具禮拜為大將。

將責以覆楚下齊，平三秦燕趙魏而一天下，如反手也。夫駿馬逸群，孫陽乃識國。狗之疵，見獵乃噬。將相大臣，毋少信。

當思寡人，所以為信。屈者奉其教，令以濟乃公事。第二題擬漢高帝召故鄉父老遷新豐詔朕經營天下，不得常與父老游久矣。父老其無恙。朕常念之，而皇上之念父老尤甚。蓋桑梓故田，非富貴所能易。好人有同情也。而謂父老能忘我皇上哉！然安士重遷，父老徒有室遠之歎，朕甚悉焉。茲遣胡寬作新豐，田園室廬悉如故里，以體我父老庶乎！肯來以為我皇上歡，毋以疇昔，恃酒謾罵薄朕而有遐心，俾朕不能養志也。有司其備安車以迎毋昔故鄉子弟。

第三題擬曹孟德下所司修彌衡墓教

處士彌正平，俊才兀憂，非世所識。誠如父舉所謂一鶚也。

孤非不能容之，第欲容之諸侯，使天下知有此不羈之才，且自裁其狂耳。黃祖小人置之大謬，有負孤懷。茲聞其骨葬荒洲，當今所司修治墓田，置守塚數家，毋滋宿莽，異日或過其下，孤將有只雞頭酒之奠，豈忍棄此塚中枯骨，而俾千金買駿，擅美於前哉！

神宗皇帝覽罷，大喜。御筆加上圈批，賜與閣臣同閱道：「卿等試看三篇，方知朕賞鑒不謬。科目中所取入股之士，那得有此古致，筆墨儼然西漢古文一樣，不獨才彷彿班馬，兼之字敵鐘王，可稱得做天朝人瑞了。」眾臣閱述俱十分歎賞，同奏道：「貴保天廷奇才，光輔陛下，伏乞格外褒封。」不知神宗准奏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